

一天的工作



文藝物選之四

第一卷

延安印工合作社出版
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

辛記

• 四 之 黨 運 物 讀 藝 文 •

作 工 的 天 一

著 等 盾 茅

1945, 7.

文藝讀物選錄之四

一天的工作

著者：茅盾等

選編者：十八集團軍
總政治部宣傳部

出版者：印工合作社

延安北關文化溝口

一九四五年七月

編輯緣起

我們純爲供給部隊中一些文化精神食糧的需要，選些文藝作品，分裝小本印出，取一個總名稱爲『文藝讀物選叢』。因此，編選的標準，就不是單純的從藝術水平的觀點上出發。我們所要求的，是針對着我們部隊中的幹部文化水平不高，社會知識與經驗不夠廣闊，想用這些作品來提高我們的文化水平，幫助我們瞭解中國社會的各個側面，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面貌、感情、思想和行動，使一些抽象的社會階級概念形象化。並希望：我們部隊獲得這些『食糧』，在緊張的戰鬥、生產和整訓中，能得到一些生活上的調劑。

總政宣傳部

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

一天的工作

目 錄

某一天（茅盾）	一
一天的工作（黃傑賢）	四
聯保主任的清道（沙汀）	六
千人場下的聲音（略渾基）	七
一條牛和一個女人（基麟）	八
小城夜話（黃樂眼）	一三
過客（茅盾）	一四

某一天

茅盾

茅盾先生給我們描述了官僚們的一天生活。「昨夜方城之戲直到雄雞報曉」；上午，坐在辦公室裏談「棉花行市」，談「買進了二十輛半舊的卡車」，談「三、三、三十一」地平分國難財；全體職員們立等着他去了「紀念週」上「訓話」，連講多次總是空應「就來，就來」而捨不得丟下生意經，但是一聽說姨太太找他，就急如星火地趕回公館去「侍奉」；私事已畢，才在「紀念週」上向其下屬大賣其「誓死抗戰到底」，「公忠，守法，負責，節約，廉潔，勤勉，知恥，明禮，反躬自省」等等一大疊的狗皮膏藥；對於公事、公文，他聽也不願聽，看也不願看，只草草劃上幾個「行」字，這樣就會「步步高陞」；一天中連赴三次宴會，無非是「聽見處長高升」而打算走門子的「應酬」；及至趕回公館，給姨太太做生日的筵席上已是「高朋滿座」，連忙舉起大杯，灌得醺醺大醉。這就是在那神聖的抗日戰爭中大後方官僚們的生活。他們的腦子裏只有兩件大事，一是升大官，一是發大財，即所謂平

官半商、亦官亦商的人物。爲了升官發財，他們『需要抗戰』，也『需要和平』。他們身在抗戰營壘之中，但是無時無刻、夢寐與醉酒時都不會停止打算他們的『和有的辦法』。以這些視『戰』、『和』（即投降）爲賭博的賭徒們來掌握軍政大權，無怪乎正面戰場的日蹙千里與危在旦夕了。只有把這套腐朽的官僚機構扔進垃圾堆裏去，由真正人民的代表來管理國事，才能挽救今日大後方所遭遇的嚴重危機！

編者

總務科長第三次掀開了門簾的一角，把半個腦袋探進去時，W處長（譯音）早就看見，不等總務科長開口，就揮手連聲說道：『一會兒就來，就來！』同時，把半截紙烟往烟灰缸裏一扔，習慣似的伸手摸著下巴，看看那位坐在對面的客人說：『那麼，茂翁，就是三三三十一吧，大概是多年的兄弟，無所謂了』（其音）。

『哈哈，處長辦事，向來爽快。』對方堆起了滿臉的笑容說。側轉腦袋，朝門首望了一眼。那一幅藍布的棉門簾此時早已很伏貼的穩重地下垂着，紋絲兒也不動，盼着門裡，很嚴密。茂翁於是嘆了一下，向W處長那邊湊近些，低聲地說道：『這

幾天棉花的行市，真是飛黃騰達；看光景……」伸出三個指頭，對W處長打暗號，「不久會衝破這個大關。……」（註三）

「喂！」W處長伸手到烟罐裏夾起了一枝烟，却仰起了臉，望着窗外的濃濃曉霧，只管沉吟起來。嘩！一枝火柴在茂翁手裏發光了。W處長下意識地（註四）把烟的一端接近了火柴，却將大姆指輕輕拍着紙烟的另一端。這又是他的吸燃紙烟的一種習慣。火柴梗快燃盡了，茂翁正待接上一根，W處長手指一鬆，那紙烟就掉在地上了。茂翁趕快俯身去拾，可是却聽得W處長的聲音頗有分量地說道：「這幾天，各方的策動，頗為猛烈，看來要成爲事實。」

茂翁挺直了腰問道：「什麼事情要……」

「和平！榮譽的和平啦。」W處長笑了一笑。

茂翁還沒有答腔，W處長早已毅然說：「我是抗戰到底派，和平二字，我的腦子裏是沒有的。」

「可是到底怎樣呀，外邊話多得呢！」

「當然也不會無風起浪吧，」W處長微笑，手又在摸下巴了。「可是，你猜，誰需要和平呢？」

茂翁也會意地笑了笑，却又愕然（註五）道，「哦，中國的事情，真是太複雜，太複雜！」驀地他臉上的皮肉一跳，擔心的問道：「可是，處長，咱們公司剛剛買烟

了二十個半鐘的卡車呢；這要是和平了，可怎麼——交代？」

「這已是已成之局，只好聽着辦罷！」W處長有點不耐煩了，「他媽的，抗戰抗得舒舒服服的，和他幹麼！」手又摸下巴了，轉了口氣，「不過，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，和了也有和了的做法，咱們總不會吃虧到那裏去吧。只是——今後幾天內，倒得靜觀一下。所以，剛才，你說的話，暫時不廝急。」

「W處長神機妙算，真無一失！」茂翁又堆起滿臉的笑容來了。此時這才覺得自己手裏還拿着剛才從地上拾起來的那支紙烟，順手就放了過去，又抓起火柴盒來。

W處長剛吸着了烟，那門簾忽又動了一下。W處長立刻把紙烟一扔，站起身，一面說道，「就來，就來。」然而這次並沒有總務科長的半個腦袋探了進來，而是勤務的聲音在簾外叫道：「報告處長，公館裏二夫人……」

「哦，哦，」W處長三腳兩步便走出處長辦公室。茂翁遲疑了一下，也就跟了出去。（註六）

二

半小時後，W處長從公館是同辦公廳，就直向禮堂走去。本廳的職員都不那裏恭候了一小時了，站的地位靠近牆壁的總務科長，老實就打瞌睡，夢見命令果然發

走了，車長高升爲某能省的管理交通運輸的局長，並且把自己也帶了去『走馬上任』。……

W處長乾咳了一聲；張了張嘴。人們意外地都把腿一動，規矩地挺直了腰板。這二三十人的腿腳移動的聲音，把總務科長的好夢打斷。

紀念週按口儀式開始了。總務科長照例擔任了掌禮。喊到『處長時事報告』那一項時，他幾乎把『處長』喊成了『局長』，——他嚥了一口唾涎，這才把『局』字咽了下去。

W處長下意識地摸了摸中山裝的領口，然後兩手都往口袋裏一插，挺直了腰肢，翻起一對眼睛，先像賊目令似的瞟了瞟『同志們！』接着一頓，眼光威風凜凜地橫掃過站立在面前的聽衆，然後用照例的『本週的國際大事……』開始了他的報告。

誰要是說W處長算不得雄辯家，那他就沒有耳朵。正和我們這時代的一切幹員一樣，W處長那張嘴實在神妙，死的他能說成活，黑的會變成白。不過，紀念週上這些聽衆們如果聽到後來都會成了半死不活，那又不是W處長的報告不夠刺激，而是因爲習慣了，聽熟了，以至失却應有的作用。

二十多個職員都在屏息靜聽，眼觀鼻，鼻觀心。禮堂的四壁，迴盪着W處長那響亮的聲音。照例是那慷慨激昂，義憤填膺（註七）。十分鐘過去了。W處長還是無法四散，精神抖擻（註八）。然而，有經驗的聽衆知道也就快到『尾聲』了，因此那

一串壯烈的『誓死抗戰到底』，已經從W處長口中放了出來。人們精神似乎爲之一振。喊到第十幾個『誓死抗戰到底』的時候，站在最近跟前的總務科長不禁捏一把汗，生怕W處長拿他當作敵人——如果，處長的高高的拳頭一下就落到他的頭頂呢，這也並非沒有可能的。

末了，W處長又莊嚴得發過了牧師用給死者懺悔的聲調問道：『你們自己想一想，有沒有對不起國家，對不起政府的地方？有沒有對不起老百姓的地方？公忠，守法，負責，節約，廉潔，勤勉，知恥，明禮，你們都做到了沒有？曾子說，一日三省吾身，我們要一日六省，有八省，要無時無刻不反躬自省（註九）。本人自從以身許國許黨，只知道二句話：上有領袖，下有公事，如果本人有不對的地方，你們誰都可以來槍斃我！』這最後一句，彷彿是運足了丹田（註十）之氣叫出來的，聲震堂瓦。然後也像一身的力氣都使用在這一句了，W處長下意識地伸手摸了摸下巴，接着就用平常音調說『完了』，紀念週結束。

三

回到自己的辦公室，W處長一面掏手帕揩汗，一面打了幾個呵欠。昨夜方城之戰（註十一）直到雄雞報曉，今兒又起了早，剛才又作了那樣精彩的報告，整個的疲勞

此時都一齊出動了。

然而總務科長却抱着一疊公事臨着（註十二）脚尖走進來了。W處長把臉一拉，沒好氣的說：『該死，該死！有要緊的麼？沒甚麼緊的，就攔這裏罷！』

『是，是，』總務科長低聲下氣回答，『可是，處長，你瞧，這一件是上行的，這一件也是；上的是則就等候……』

『哦，別嘈雜，』W處長不耐煩的將手一揮，『揀出來。……哦，誰擬的稿？寫過了行呢（註十三）？哦，你怎麼辦事越辦越糊塗了！』

總務科長把公事展開，托在手中，送到W處長眼前。W處長一目十行地跳看了一遍，抓起筆來，颯颯地一口氣塗畫了幾個行。然後向總務科長瞥了一眼。意思是『還有麼？』

『旁的都沒甚麼緊，』總務科長陪笑說，『今天處長辛苦了，明天再辦罷。』

W處長也不言語，把筆扔下，順手就摸起一枝紙烟來。總務科長連忙從身旁掏出火柴，可是扭扭，那火柴梗上不知少了什麼藥品，剛一亮就熄滅了，擦到第三根，這才行，總務科長急得額頭大汗，但是因這一急，他倒想出一些要緊話來了：

『今天處長有三個飯局……』

『哦！』W處長噴出了一口氣，仰起了臉，似乎尋思什麼，眉目慢慢地緩了一

總務科長從那一疊公事中取出三張請柬（註十四），恭恭敬敬，一字兒擺開在W處長的面前。

又噴了一口煙，嘴角上的皮，似笑非笑的扭動了一下，W處長懶洋洋地說：「這姓潘的，就是那個什麼貿易公司的經理罷？」

「是，今天早上他自己來過，說，務必請處長賞光。」總務科長垂着眼皮回答，然而又在W處長再噴一口氣的當兒，偷眼望處長的臉色，接着又說道：「還不是耐見處長高升了，他——大概有求於處長？這是個機伶鬼，可是人還知趣。」

「嘿！」W處長笑了笑，「命令還沒有發表呢，他們倒先上勁來鑽了」隨即把腋下一拉，又皺着眉頭，「那裏來開工夫應酬他！」

總務科長不敢再說什麼，抱着那些公事，侍立在一旁。看見W處長打了個呵欠，閉上眼睛，知道沒話說了，便倒退着出去，剛到門邊，正待轉身，忽然W處長睜開眼，說道：「喂，請科長……」說着，一隻手便伸進褲袋裏。總務科長一面應着「有」，一面忙搶前幾步。W處長伸出手，把一張紙放在總務科長面前。

這是一張名單，W處長要請客。

總務科長恭恭敬敬捧起了那名單請示道：「請示處長，時間是？」

W處長瞥了一下他面前三張請柬，就說道，「明天晚上八時罷。」於是抬頭看牆上的鐘，搖搖擺擺站了起來。

總務科長趕快去招呼處長的汽車，又趕回來給處長揀着那文書皮包，直到汽車邊，這才交給了處長的隨身勤務。

眼看着汽車去了，總務科長方才回到總務科，把處長交下請客單又看了一遍，也像處長那樣委態微微一笑，伸起兩腿，架在辦公桌上，一面拉長調子喊一等科員「諸同志，給辦這件公事。」

總務科長側着頭，眼望着牆上一些標語，忽然把嘴一扁，自言自語道：「裝什麼喬模樣，說什麼那來的開工夫！人家是一個公司，資本有五百萬呢！」於是他就跳起來抓過了電話機。……「喂，喂，潘經理嗎？……哦，處長忙不過來，可是我……替您說了幾句……成了，成了。……呀，自家兄弟，不客氣，不客氣！」

四

在潘經理的筵席上吃過了麵道菜，W處長就走了。這算把今天最後一個飯局應酬完畢，時間已經是九點多。W處長鑽進了汽車，就吩咐司機快。

公館裏還有一桌酒在等待他。因為今天又是二夫人的生日，照二夫人的意思，W處長應當擺脫這麼一天的公務，享一點家庭之樂，這是婦人之見，相應不准。但現在既已退食自公（註十五），W處長的時間當然不能不給二夫人。

公館裏正自酒綠燈紅，笑語生風。滿滿的兩桌，無非是至親好友。W處長剛一出場，衆親友訕譁然叫道：『好，過了二十多分鐘了，罰酒三杯。』二夫人早已花枝招展地端着酒杯來到跟前，她背後還有一人，是她的妹子。

三杯酒灌了下去，那位小姨也上前說道：『剛才才是大家公決了的罰酒，現在大家敬一杯。我來開頭。』

W處長一聽，兩桌人有二十多。便笑了笑說道：『人太多了。喝不下，免了罷。』小姨子把頸頸一扭，轉身就走，嘴裏譏咕道：『不喝就不喝，偏我是沒臉的！』

『來來，我喝，我喝！』W處長沒口的叫着，在桌面上隨便抓起了個杯子，自己斟滿（註十六），就一口乾了。

W處長的酒量本來平常，此時喝了幾杯急酒，就有幾分醉意。往常他一醉，興致就特別好，何況今天他又接連碰到幾樁喜事。當下他不等人家來勸，就取過一個大杯來，擎在手中，對大家說道：『本人向來遵守新生活，不多喝酒。可是今天要和各位親友痛飲三杯。』他溜着酒紅的眼睛朝桌面上掃了個圈子，『今天有三種喜事。第一件，上月做的幾樁買賣全都賺了。第二件，我升了官了，第三件……』他嚥了一大口唾液，提高了調門說：『今天下午離息，抗戰還是要繼續！』

說完，他就舉杯一飲而盡。

席面上衆親友也有喝的，也有不喝的，但不約而同的向W處長道喜，喧成一片。

註釋

二夫人似笑非笑的瞅着W處長說：『這是要打仗，這算什麼喜事？』
 『你們婦人家不知道。』W處長輕聲說，一面又高舉起酒杯，向着衆親友大聲囑
 遣道：『大家都喝了沒有？爲了抗戰到底，請大家再乾一杯，來，我們三呼萬歲！』
 衆親友都站了起來，但是W處長身子一搖，却坐了下去。他旁邊就是小姨子，他
 一張口，就吐了一地。可是他還在喃喃地說着話：『就是和了，我們——也還有——
 和的辦法！不過，眼前——還希望再——抗一年——！』
 那——那二十輛卡車，再過——再過一年，該賺進多少錢？——（註十七）

——三十年九月十日

(一) W是英文字母。W處長是說這位處長的姓，如用英文拼書寫，第一個字母是W，例如王、汪、吳等字都是。

(二) 三三三十一，是珠算除法的一個口，此地用作平分為三分的意思。第一個『三』字的除數，第一個『一』字是被除數，第二個『三』字是商數，第二個『一』字是餘數。即用三除一（此一在珠算中可作一十、一百、一千——解），則其商爲三而尚餘一之意，故三三三十一，亦有人讀作三三三剩一。無所謂，即沒有什麼說的，

沒有關係等意。

(三) 飛黃相傳是神馬名，飛黃騰達，是說神馬很快沒空而去，一般是用代指官，說平常官的人高陞得很快。這裏是用以說明棉花價格飛漲。『衝破這個大關』，是說價格飛漲的結果，要超過三(千)這個數目。『是經濟上的『情報』』，憑此可以做投資生意。

(四) 下意識地，即一種沒有經過思考的已成爲一種習慣的動作。

(五) 啣音愧，嘆息。

(六) 這位W處長，本處職員請他『訓話』，他只推『就來，就來！』老不現身，可是一聽見公館裏二夫人(姨太太)有事，不等勤務說完話拔腳就跑，也不管下屬等得多久，一定要先辦完私事，才回辦公處。

(七) 膺，音鷹，胸部，義憤填膺，即滿胸的義憤。

(八) 撇，音夏。抖擻，此地作奮發、緊張等意用。

(九) 這裏『省』就是『反省』的意，『反躬自省』，就是不要一味責備別人，而要回到自己身上反省、反省。

(十) 道家稱人的肚腹下面三寸處爲『丹田』，說是修煉內丹的地方，這是這個說法。

(十一) 方城之戲就是打麻將，好像俗話所說『砌城牆』。